

白露时节

◎章铜胜

白露时节，晚饭后出去散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记得夏天的时候，晚饭后出门散步，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去湖边，或是江边，还可以看见满天晚霞。那时，去外面散步的人更多些，一些人 是去空旷的地带纳凉，一些人可能是去看晚霞，更多人可能只是陪家人朋友出来走走。看晚霞，不一定是去凑热闹的事，但晚霞的绚丽足以吸引人们惊叹的目光，只是彩霞易散，也会让人生出些许伤感来。夏天时，我也常常去江边看晚霞，有时独自前往，有时和朋友或家人一道去。进入秋天以后，多数时候，是自己独自出去散步的。

每次，依然是沿着湖心的长堤，或是去江边的绿道，走在那些已经很熟悉，也已经习惯了路上的一草一木，甚至，在哪段路上会遇到谁，有时也在意料之中。这样的路遇其实很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对生活不再希望有多大改变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坏事，至少一切如故。秋天时，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偶然的路遇，也是可遇而难求的事。人少一些也好，清静多了。一个人在路上走，也不易于被人打扰，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喜欢独处，无论是在外面，或是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或想心事，或看风景，或聆听一两声秋虫怯怯的鸣叫，都好。

走在路上，走在灯光下，不时能看到一片片的树叶，开始落了，它们翩然而下，轻盈如舞。一片片秋叶，不是在某个秋夜开始落的，也不是从秋天的某个清晨，中午，或是傍晚开始落的。似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最早的一片秋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的，就像不会有人准确地知道每年春天，某一棵树的第 一片新叶，是什么时候萌生的一样。自然始终是一个谜，一个难猜的谜，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有些树，在春天也会落叶，如香樟。有些树，是在夏天落叶，如枫杨树。秋天，是一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很多树，好像忽然惊醒了一般，用尽自己一生积蓄的色彩，挥霍着金黄、赭红、深红等等不同的颜色，染尽秋林，然后御一阵秋风而，翩跹如精灵，如仙子，唯美而又略带些许的伤感，像春天的落花，也像夏天枝头落下的那些仍然青涩的果实。

看到落在地上的一片香樟树叶，我停了下来，蹲下身去，看着它。整个叶面看上去，已经透出了红色，叶脉和叶柄，仍呈青黄之色，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除了我之外，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它了。对于一片落叶来说，可能这些并不重要。它静静地躺在地上，风凉，露白，也许它都感受到了。凉风从它身边吹过，也许会让它翻个身，或者将它带到别处去。洁白的露，会点点滴滴地落在它的身上。秋虫藏在不远处 的草丛丛间，偷偷地看着它，偶尔轻轻地唱一两声，想要引起它的注意，又怕惊扰了它，如此固执，又如此纠结。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黄，介于青与黄之间，是秋香色。

张爱玲在《第一炉香》里曾写过：“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那玉色缎子上，不小心被香灰烧糊了的一小片，就是青色里衬着的一点黄色，晕染得非青非黄，又似青似黄的颜色，就是秋香色。《红楼梦》第四十回里也写过秋香色。后花园里的一千人等误将“软烟罗”认做“蝉翼纱”，贾母只得纠正她们的说法，向众人普及起“软烟罗”来。她说：“那个叫软烟罗的，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分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雨过天青、松绿、银红等三种颜色，很形象，我们一见便知，即使没有见过，也大致能想象得出来的。秋香色，就有些令人费解了。秋天时，自然中那些树叶颜色的变化，很细微，也很丰富多彩，稍不注意，就错过了它们最美的时光。我觉得，一片银杏叶，在由青变黄过程中，就是秋香色了吧。看见一片秋香色的银杏叶落下来，如一柄小扇在风中轻摇，它摇落了夏天的炎热，也摇出了秋天清凉，总觉得有些欢欢喜喜的意味。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看到“一片树叶落了 下来，是出于欢乐”时，忽然就想起了某个秋天的某个时刻，一片秋叶在我的眼前飘然而下。不知道在那一刻，我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片落叶的快乐，或者我也有自己的某种快乐，看见落叶的快乐，或是感受到秋天的快乐。快乐，原本就是如此的简单。

指纹

◎羌人六

我以为自己来得最早，步入派出所服务大厅，晃眼看见，一个五 十上下、皮肤黝黑、表情愁闷的中年人已经毕恭毕敬端坐 在柜台面前。一个瘦瘦的办事员端坐在电脑面前，很年轻，看样子像是才参加工作不久。电脑刚开机，一日的工作才拉开序幕。我注意到，年轻办事员右手边鼠标垫的边缘，整整齐齐放着好几支烟。它们，闪烁着前来办事的乡亲们留下的 气味，一动不动，像在发呆。

不经意间，我的眼睛里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成年人的世界，也指向一句已经多年不曾记起的话：“烟搭桥，酒铺路。”

我记起这句话的时候，我那早已去了天国的父亲就在这句话的另一边坐着，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面搭起凉棚，朝我这边观望。

“烟搭桥，酒铺路”，这句实话最先从父亲口中流传，听起来似乎庸俗，甚至有点像贿赂，其实不是，在断裂带，这仅是一种“礼数”。在我看来，它代表的是“人情味”，代表的是“乡情”，就像这没有那种充满戒备之心的厚厚玻璃的服务大厅，简单、透明。

有着素朴的家乡脸孔的中年男人见了 我，有些自来熟地朝我点点头，故意挺直 的腰板，生硬地绷直了空气。中年男人点头的时候，他脑袋上有数不清的黎明，也有数不清的夜晚，像断裂带夜空上的星群一样闪闪发 光。它们在歌唱：岁月不饶人。

我问他：“你也是来补办身份证的？”

中年男人一边从荷包里摸出一包紫云烟，一边告诉我：“就是，本来前几天出门打工的，在江油火车站才发觉身份证丢了，出门没得身份证怎么行？只好转来，补办好了再出门……”

这时候，他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递给办事员，又递给我一支，说：“莫嫌，抽支我的经济烟。”

经济烟。以前听本地一些老人们这么说。一句话，中年男人把我和他关系拉得很近，把他自己变得十分遥远。什么是经济烟？在接过那支烟，看到中年男人那只粗糙、干枯的手掌的时候，我好像明白了。看得出来，那是长年累月劳作的手，被时光和苦水同时浸泡的手。此情此景，我的心像是被人莫名其妙地掐了一下。疼。

中年男人有着家乡脸孔，跟我却不是熟人，但是他的手，我是熟悉的，或者说，简直“熟悉到家了”，我曾多少次遇见过这样的手，在父亲那里，在母亲那里，在我们村里，在断裂带的乡亲们老中间，在城里，在异地他乡。我曾无数次遇见过这样的手，不需要眼睛，我就能看到；不需要耳朵，我就能听见；不需要鼻子，我也能闻到。

我和中年男人点燃烟，抽了起来。抽烟的时候，我摸出自己荷包里的娇子烟，给办事员递了一支，也给中年男人递了一支。办事员接过，随手把那支烟和那些散烟放在一起。中年男人没有接，腼腆而客套地说：“抽起的，抽起的，谢谢！”

抽烟的过程中，我向办事员把补办身份证的流程弄清楚了，特别简单，就是拍张照片，再在仪器上采集下指纹，交点工本费，先领一张临时身份证，就可以了。正式身份证四十天后下来。“到时自己带着户口本过来取，或者，留个地址快递，快递费自己给。”他告诉我们。

先后给中年男人和我拍好照片之后，办事员便在电脑面前操作起来。

“要采集指纹，把你的手伸过来。”办事员轻声招呼中年男人。

我的脑袋里像撒开一张渔网，网住“指纹”两个字，它如同鱼儿一般，在我的脑海里蹦蹦跳跳。是的，指纹。我更没想到的 是，人生里“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断裂带，在眼下这冷清清清的派出所服务大厅，开始上冷。

中年男人先是淡定地伸出一只右手，然后渐次伸出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轻轻摁在那小小的仪器上，之所以说是渐次，是因为他每换一根手指，那个小小的仪器都会发出一声类似于“指纹无法识别，请重新输入……”的语音提示。“换一根试试。”办事员也在一边不断提示、催促。或许是因为手上脱皮严重，中年男人把右手的每一根指头都试了很多次，依然无法成功采集到他的指纹。看得出来，中年男人有些着急了，伸向仪器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右手不行，中年男人又换上左手上阵，他渐次伸出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每一根指头都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

中年男人的指纹，仿佛失踪了。一遍遍地试着，苦苦地试着。

他每伸出一根手指，我的心会跟着紧张一次。

后来，他每伸出一根手指，我的心会跟着战栗一次。

冷冷清清的派出所服务大厅，中年男人、我和办事员的注意力都在走向一枚指纹，我们都在等待一枚指纹。不知等待了多长时间。而实验，仍在继续。就这样，在我们期待的目光里，中年男人从左手换到右手，从右手换到左手，频率越来越快，不停交换着手指，试了又试。过程中，中年男人向我和办事的警察无奈地笑过几次。结果，还是不行，那枚指纹出门旅游了似的，依然迟迟不肯出现。

中年男人那枚依然迟迟不肯出现的指纹，让我想到了人民，想到了断裂带的乡亲父老，想起了逝去和正在来临的岁月，想到了苦难，想到了命运。我坠入一种幻觉，我感到我的人，或许就是那枚迟迟不肯出现的指纹。

嘀嗒嘀嗒的时间，仿佛，过去了很多很多个世纪，早已大汗淋漓的中年男人的指纹终于采集到了。仪器上传来语音提示：“您的指纹已录入成功。”

奇迹终于诞生。那一瞬间，我也松了口气，我的感觉是，中年男人的指纹不是现成的，如同生儿育女，那枚指纹，是他的手指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生下来似的。

轮到我来采集指纹。我没有遇到中年男人的问题，指纹顺利录入成功。

当我拿到临时身份证，经历了一场冒险的中年男人仍在旁边站着不说话，并未离开，似乎仍未从虚惊中缓过神，又像是要把耽搁的时间补偿于我。

从派出所出来，我问他：“早上怎么来的？”

“早上坐班车来的。”

“是不是要去镇上？”

他点点头。我告诉他：“我开了车，顺路，你就坐我的车吧。”

中年男人有些腼腆地说：“好啊，谢谢！”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老弟，多少钱？我把车费给你。”

我摇摇头，很认真地说：“不要钱。”

四

从断裂带回到绵阳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林家坝派出所服务大厅内那个中年男人的遭遇，那枚姗姗来迟的指纹，如同几年前我在广元青川县境内的摩天岭上远远望见的鹰群一样，久久在我脑袋的天空里盘旋，挥之不去。淹没在生活皮肤下面的指纹，绕

过表象，渐渐显露出地神秘的脸庞。

我找来一些关于“指纹”的资料：“指纹，人手指上的纹路，也叫手印，即是表皮上突起的纹线。由于人的指纹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产生的，因而指纹人人皆有，却各不相同。由于纹路重复率极小，大约一百五十亿分之一，故称为‘人体身份证’。”

“指纹能使手在接触物件时增加摩擦力，从而更容易发力及抓紧物件，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伸出手，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小小的指纹也分三种类型：有同心圆或螺旋纹线，看上去像水中旋涡的，叫斗形纹；有的纹线是一边开口的，即像簸箕似的，叫箕形纹；有的纹形像弓一样，叫弓形纹。除总体形状不同之外，各人指纹纹形的多少、长短也不同。”

“指纹在胎儿第三四个月便开始产生，到六个月左右就形成了。当婴儿长大成人，指纹也只不过放大增粗，纹样终生不会发生改变。”

“在皮肤发育过程中，虽然表皮、真皮以及基底层在共同成长，但柔软的皮下组织长得相对比坚硬的表皮快，因此会对表皮产生源源不断的上顶压力，迫使长得较慢的表皮向内层组织收缩塌陷，逐渐变弯打皱，以减轻皮下组织施加给它的压力。如此一来，一方面使劲向上攻，一方面被迫往下撤，导致表皮长得曲曲弯弯，坑洼不平，形成纹路。这种变弯打皱的过程随着内层组织产生的上层压力的变化而波动起伏，形成凹凸不平的脊纹或皱褶，直到发育过程终止，最终定型为至死不变的指纹。”

有同心圆或螺旋纹线，看上去像水中旋涡的，叫斗形纹，民间也叫“螺”。一个人手上的指纹，不一定全都是“螺”，螺是指纹的一种。民间很多地方都有关于“螺”的“指纹歌”：“一螺富，二螺富，三螺四螺卖豆腐，五螺六螺开当铺，七螺八螺把官做，九螺十螺享清福。”

一个人手上“螺”的多少，似乎和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张爱玲也说过：“螺越多越好。”

不过，我似乎更同意另一种说法：“指纹歌儿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命相作用，用不着拿着鸡毛当令箭，权当一张陈旧发黄的老照片。”

指纹，当我默念这个词，就会听到李克莱齐奥在空气中回荡的声音，他说，“真的，要进入成年人的世界真是太难了：每条路都通向同样的边境。天空那么远，大河全被盖上灰不溜秋的水泥板，树没了眼睛，动物没了声息，人没了人味儿。”

当我写这个词，我就会想起赫塔·米勒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她告诉我，“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事物和它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落进空洞。”

当我抚摸这个词，细细感受它鱼儿般的光滑，经历和记忆就闪出一条通往断裂带，通往岁月的小路，引领我去探寻生命的真相和意义。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中秋

◎王雨霞

点点繁星，灵巧地印染在如绸缎般柔软的深蓝的天空中，闪烁迷离；遥远而又深邃的苍穹之上，一轮金黄的圆月轻盈地嵌在当中，美丽温柔……

在这个家家团圆的中秋节，夜空显得格外的璀璨和迷人。丹桂那幽柔清雅的香气淡淡地弥漫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缠绵在碧绿的枝叶间，清新怡人。月饼香甜的味道在舌间缭绕，就连回味都是那么的可口，一家三口在这个美妙的中秋之夜欢笑着，温馨轻快的气氛融洽地围绕着我、爸爸和妈妈……

“小懒虫，你就别再赖床了，都已经正午了哦！”妈妈的声音忽然在耳畔响起。我费力地睁开眼。

呵呵，原来只是一场美梦啊。

“你爸爸今天晚上要回来吃晚饭。”妈妈高兴地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真的？”我兴奋得在床上跳了起来。父亲在外地工作，平时不回家，只偶尔在周末时才能与我们团聚。去年和前年的中秋，爸爸都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而没能赶回家与我们欢庆团圆。现在忽闻喜讯，我又怎能不激动、不开心呢？

就在这样的欢欣与喜悦中，我度过了一整个翘首以盼的下午。可是，直到晚餐时分，父亲也没能出现。这时，电话刺耳的铃声尖锐地划过我的耳膜，我不安地想：“难道爸爸又不能回来了吗？”接起电话，爸爸疲惫的声音无奈地响起，果然，父亲又要开会和加班，“中秋节只能是尽量赶回来，但不能保证……”我失落地搁下了电话，去年和前年，父亲也是这么说，不过是一种苍白而无力的安慰罢了。妈妈叫我吃晚饭，我呆呆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许久，我坚决地吐出一句话：“不，我不吃饭。我要等爸爸回家。”妈妈终于还是拗不过倔强的我，无奈之下妈妈说：“可你这么等着也不是事儿啊。你还是边写作业一边等你爸吧。”

我迷茫地翻开了作业，默默而机械地一笔笔写着，至于做了些什么，我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英语做完了，数学做完了……我抬起头，时针已经欢快地指向了“1”，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我走出房间，望了望已经睡熟的母亲，还是不肯睡觉，扭头坚决地走了。我固执地回到书房，再一次翻开已经温习过无数次的课本，低声读背……

我愣愣地盯着窗外的一片漆黑出神。良久，我终于站起了身。一年才一次中秋，我还是决定看一看月亮。谁知，我跑遍了几个窗户，伸长了脖子，踮起脚，焦虑不已，又急又气，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就是倔强地仰着头，不肯让它掉落下来。

窗外没有月亮。只有几盏路灯孤独地在寒风中瑟瑟地亮着，显得有些诡异和古怪。

我什么也顾不得了。穿着拖鞋和睡衣，我猛地冲出了家门，连钥匙都没拿。昏暗的小道上，路灯的光微弱地亮着，几株大树的黑影不怀好意地投在地面上，随着瑟瑟的冷风可怕地摇摆着，似乎正要张牙舞爪地向你扑来。午夜的街道恐怖而冷清。偶尔，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驰过，似乎连一个影子都还没来得及留下，便诡异地消失不见。似乎是在讥笑嘲讽着我的愚钝。我有些混乱得跌跌撞撞，脑子里似乎空洞着，又似乎充满了恐惧……

抬起头，黝黑凄深的天空中哪里有什么月亮？只有几点寂寥的渺渺星辰在一片漆黑的深渊中落寞地亮着，看上去悲伤而无助，散发着黯淡苦痛的卑微光芒……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嫦娥和她的玉兔在月宫里寂寞吗？当初她又为什么一定要奔月呢……

恍惚中，我从兜里拿出一只月饼，轻轻地咬了一口。月饼太过腻人了，甜得发苦，苦涩的味道充斥着我的口腔，还有我这个悲苦、伤痛的中秋……

眼泪，终于无声地悄然滑落脸庞，晶莹的一片。

这个不眠的中秋之夜，我终于在深夜的街道上放声号啕……